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呻吟語 詞章

六經之文不相師也，而後世不敢軒輊。後之為文者，吾惑矣。擬韓臨柳，效馬學班，代相祖述，竊其糟粕，謬矣。夫文以載道也，苟文足以明道，謂吾之文為六經可也。何也？與六經不相叛也。否則，發明申、韓之學術，飾以六經之文法，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。

詩、詞、文、賦，都要有個憂君愛國之意，濟人利物之心，春風舞雩之趣，達天見性之精；不為贅言，不襲餘緒，不道鄙迂，不言幽僻，不事刻削，不徇偏執。

一先達為文示予，令改之，予謙讓。先達曰：「某不護短，即令公笑我，只是一人笑。若為我迴護，是今天下笑也。」予極服其誠，又服其智。嗟夫！惡一人面指，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，豈獨文哉？豈獨一二人哉？觀此可以悟矣。

議論之家，旁引根據，然而，據傳莫如據經，據經莫如據理。

古今載籍之言率有七種：一曰天分語。身為道鑄，心是理成，自然而然，毫無所為，生知安行之聖人。二曰性分語。理所當然，職所當盡，務滿分量，斃而後已，學知利行之聖人。

三曰是非語。為善者為君子，為惡者為小人，以勸賢者。四曰利害語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，以策眾人。五曰權變語。托詞畫策以應務。六曰威令語。五刑以防淫。七曰無奈語。五兵以禁亂。此語之外，皆亂道之談也，學者之所務辨也。

疏狂之人多豪興，其詩雄，讀之令人灑落，有起儒之功。

清逸之人多芳興，其詩俊，讀之令人自愛，脫粗鄙之態。沉潛之人多幽興，其詩淡，讀之令人寂靜，動深遠之思。沖淡之人多雅興，其詩老，讀之令人平易，消童稚之氣。

愁紅怨綠，是兒女語，對白抽黃，是騷墨語，歎老嗟卑，是寒酸語，慕羶附腥，是乞丐語。

艱語深辭，險句怪字，文章之妖而道之賊也，後學之殃而木之災也。路本平，而山溪之，日月本明，而雲霧之。無異理，有異言，無深情，有深語。是人誠，而是書不焚，有世教之責者之罪也。若曰其人學博而識深，意奧而語奇，然則孔、孟之言淺鄙甚矣。

聖人不作無用文章，其論道則為有德之言，其論事則為有見之言，其敘述歌詠則為有益世教之言。

真字要如聖人燕居危坐，端莊而和氣自在，草字要如聖人應物，進退存亡，辭受取予，變化不測，因事異施而不失其中。

要之同歸於任其自然，不事造作。

聖人作經，有指時物者，有指時事者，有指方事者，有論心事者，當時精意與身往矣。話言所遺，不能寫心之□一，而儒者以後世之事物，一己之意見度之，不得則強為訓詁。嗚呼！

漢宋諸儒不生，則先聖經旨後世誠不得□一，然以牽合附會而失其自然之旨者，亦不少也。

聖人垂世則為持衡之言，救世則有偏重之言。持衡之言達之天下萬世者也，可以示極，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，可以矯枉。

而不善讀書者，每以偏重之言垂訓，亂道也夫！誣聖也夫！

言語者，聖人之糟粕也。聖人不可言之妙，非言語所能形容。漢宋以來，解經諸儒泥文拘字，破碎牽合，失聖人天然自得之趣，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，不近人情，不合物理，使後世學者無所適從。且其負一世之高明，繫千古之重望，遂成百世不刊之典。後學者豈無千慮一得，發前聖之心傳，而救先儒之小失？然一下筆開喙，腐儒俗士不辨是非，噬指而驚，掩口而笑，且曰：「茲先哲之明訓也，安得妄議？」噫！此誠信而好古之義也。泥傳離經，勉從強信，是先儒阿意曲從之子也。昔朱子將終，尚改誠意注說，使朱子先一年而卒，則誠意章必非精到之語；使天假朱子數年，所改寧止誠意章哉？

聖人之言，簡淡明直中有無窮之味，大羹玄酒也；賢人之言，一見便透，而理趣充溢，讀之使人豁然，膾炙珍羞也。

聖人終日信口開闔，千言萬語，隨事問答，無一字不可為訓。賢者深沉而思，稽留而應，平氣而言，易心而語，始免於過。出此二者，而恣口放言，皆狂迷醉夢語也，終日言無一字近道，何以多為？

詩低處在覓故事尋對頭，高處在寫胸中自得之趣，說眼前見在之景

自孔子時便說「史不關文」，又曰「文勝質則史」，把史字就作了一偽字看。如今讀史只看他治亂興亡，足為法戒，至於是非真偽，總是除外底。譬之聽戲文一般，何須問他真假，只是足為感創，便於風化有關。但有一椿可恨處，只緣當真看，把偽底當真，只緣當偽看，又把真底當偽。這裡便宜了多少小人，虧枉了多少君子。

詩辭要如哭笑，發乎情之不容已，則真切而有味。果真矣，不必較工拙。後世只要學詩辭，然工而失真，非詩辭之本意矣。

故詩辭以情真切、語自然者為第一。

古人無無益之文章，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為言，其發言也不得不成而為文。所謂因文見道者也，其文之古今工拙無論。

唐宋以來，漸尚文章，然猶以道飾文，意雖非古，而文猶可傳，後世則專為文章矣。工其辭語，渙其波瀾，煉其字句，怪其機軸，深其意指，而道則破碎支離，晦盲否塞矣，是道之賊也。

而無識者猶以文章崇尚之，哀哉！

文章有八要，簡、切、明、盡、正、大、溫、雅。不簡則失之繁冗，不切則失之浮泛，不明則失之含糊，不盡則失之疏遺，不正則理不足以服人，不大則失冠冕之體，不溫則暴厲刻削，不雅則鄙陋淺俗。廟堂文要有天覆地載，山林文要有仙風道骨，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，奏對文要有忠肝義膽。諸如此類，可以例求。

學者讀書只替前人解說，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。譬之小郎替人負貨，努盡筋力，覓得幾文錢，更不知此中是何細軟珍重。

《太玄》雖終身不看亦可。

自鄉舉裡選之法廢，而後世率尚詞章。唐以詩賦求真才，更為可歎。宋以經義取士，而我朝因之。夫取士以文，已為言舉人矣。然猶曰：言，心聲也。因文可得其心，因心可知其人。

其文爽亮者，其心必光明，而察其粗淺之病；其文勁直者，其人必剛方，而察其豪悍之病；其文藻麗者，其人必文采，而察其靡曼之病；其文莊重者，其人必端嚴，而察其寥落之病；其文飄逸者，其人必流動，而察其浮薄之病；其文典雅者，其人必質實，而察其樸鈍之病；其文雄暢者，其人必揮霍，而察其弛斲之病；其文溫潤者，其人必和順，而察其巽軟之病；其文簡潔者，其人必修謹，而察其拘攣之病；其文深沉者，其人必精細，而察其陰險之病；其文沖淡者，其人必恬雅，而察其懶散之病；其文變化者，其人必圓通，而察其機械之病；其文奇巧者，其人必聰明，而察其怪誕之病；其文蒼老者，其人必不俗，而察其迂腐之病。有文之長，而無文之病，則其人可知矣，文即未純，必不可棄。今也但取其文而已。見欲深邃，調欲新脫，意欲奇特，句欲釘釘，鍛鍊欲工，態度欲俏，粉黛欲濃，面皮欲厚。是以業舉之家，棄理而工辭，忘我而徇世，剽竊湊泊，全無自己神情，口語筆端，迎合主司好尚。沿習之調既成，本然之天不露，而校文者亦迷於世調，取其文而忘其人，何異暗摸而辨蒼黃，隔壁而察妍媸？欲得真才，豈不難哉？

隆慶戊辰，永城胡君格誠登第，三場文字皆塗抹過半，西安鄭給諫大經所取士也，人皆笑之。後餘閱其卷，乃歎曰：「塗抹即盡，棄擲不能，何者？其荒疏狂誕，繩之以舉業，自當落地，而一段雄偉器度、爽朗精神，英然一世豪傑如對其面，其人之可收，自在文章之外耳。胡君不羈之才，難挫之氣，吞牛食象，倒海衝山，自非尋常庸眾人。惜也！以不合世調，竟使沉淪。」餘因

拈出以為取士者不專在數篇工拙，當得之牝牡驪黃之外也。

萬曆丙戌而後，舉業文字如晦夜濃陰封地穴，閉目蒙被滅燈光；又如墓中人說鬼話，顛狂人說風話，伏章人說天話，又如楞嚴孔雀，咒語真言，世道之大妖也。其名家云：「文到人不省得處才中，到自家不省得處才高中。」不重其法，人心日趨於魑魅魍魎矣。或曰：「文章關甚麼人心世道？」嗟嗟！此醉生夢死語也。國家以文取士，非取其文，因文而知其心，因心而知其人，故取之耳。言若此矣，謂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，吾不信也。且錄其人曰中式，進呈其文曰中式之文，試問其式安在乃？

高皇帝所謂文理平通，明順典實者也，今以編造晦澀妄誕放恣之辭為式，悖典甚矣。今之選試官者，必以高科，其高科所中，便非明順典實之文。其典試也，安得不黜明順典實之士乎？人心巧偽，皆此文為之崇耳。噫！是言也，向誰人道？不過仰屋長太息而已。使禮曹禮科得正大光明、執持風力之士，無所畏徇，重一懲創，一兩科後，無劉幾矣。

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、《戰國策》，春秋之時文也，未嘗見春秋時人學三代。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西漢之時文也，未嘗見班、馬學《國》、《左》。今之時文，安知非後世之古文？而不擬《國》、《左》，則擬《史》、《漢》，陋矣，人之棄己而襲人也！六經四書，三代以上之古文也，而不擬者何？習見也。甚矣人之厭常而喜異也！餘以為文貴理勝，得理，何古何今？苟理不如人而摹仿於句字之間，以希博洽之譽，有識者恥之。

詩家無拘鄙之氣，然令人放曠；詞家無暴戾之氣，然令人淫靡。道學自有泰而不驕、樂而不淫氣象，雖寄意於詩詞，而綴景言情皆自義理中流出，所謂吟風弄月，有「吾與點也」之意。